

集部

具茨文集卷二

明　王立道　撰

論

方今時務何為大論 嘉靖乙未四月十六日御試文華殿

論曰有天下者莫急於保民而已蓋吾民雖微而其情之休戚意之向背固國勢之所以為安危而天心之所以為順逆者也是故古之帝王雖深居九重尊臨萬國

而保民之念未嘗一日而不存凡所以休養而生息之者真猶父母之愛其子夫是以國勢安天心順而雍熙悠久之盛於是乎在矣然則今日之大務又豈有急於保民者乎蓋嘗觀之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凡此皆以見夫丘民之為重而以保民之道望之乎人君也自昔堯知之而有如天之仁舜知之而有好生之德禹知之而有利用厚生之功湯知

之而有寬仁彰信之道文武知之而有咸和輯寧之方此唐虞三代所以享國得天而治化之盛古今以為不可及也漢唐而下不足論矣然其安危廢興亦未有不由於保民與否焉者惟我祖宗之有天下也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而民亦既各遂其生安其性相忘於堯舜三王之化而不自知矣然猶於今日時務之大而以保民為言者何歟蓋保民非難而得保民之道為難所謂保民之道亦惟求吾民之所未便者而去之耳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今也守宰數易才與不才皆不得久於其任此民之未便一也財者民之心聖王之所以聚人以守位者也今也興作之工日以益繁而調度不繼或不能不厚取之於民此民之未便二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邊鄙不聳今既不能不恃內以防外而撫御非人緣邊之卒時或倡亂遠近驚疑此民之未便三也古者居重馭輕今京師之兵微弱不振而兩直隷河南山東所使上班操備者又多羸老

備數而徒使之疲勞道路不安其業此民之未便四也國家漕東南之粟以預儲蓄皆由於會通一河今黄河徙流漕渠乾涸不獨歲計所係而往来者車輓陸運疲頓莫勝此民之未便五也鹽之在天地間固民生日用之所不可闕者然必價平則易洩而人皆得食無積而不售者矣今也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則不免過爲取息而徒使私販淵於民間鹺徒横於村落此民之未便六也馬以足兵國家或市之於邊或養之於官或牧之

於民法亦善矣但牧於民者少良多駑而徒困之以芻秣之費嚴之以追陪之限往往至於破産而不能支此民之未便七也七弊未去而求以保民民之弗保而求今日之大務未見其可也然則當如何亦曰久守令之任以責成緩土木之功以養財慎將帥之選以安邊簡更代之兵以重內審漕輓之宜以裕用通鹽馬之政以宜民如是則保民之道有不外求而得之矣雖然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夫

言安民則必以知人先之信乎古今之治未有不得人而能安民者也故嘗竊爲之說曰今日時務之大保民要矣用賢急焉

君子務實勝論 閣試

君子盡其在已而不計其在人故毀譽得失一無能動其情焉何則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在已者而我有未盡是吾之責也而其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斯亦甚爲弗知務已今夫名之所由生也非輙然以是加之也有實以爲之先也葢二者之在天下若形聲影響然太上無名其次名與實俱其次名有餘而實不足其次則實亡而名存夫實亡而名存者辟之索影於無形閉其聲而求響之振焉胡可得也古之君子自其窮居而達行之於天下自其㓜之所習而至於終身由之自其已之所以自治而推之以治人此其養之非不豫而其具非不大也其功非不勤而其意非不切

切然也然而非有為而為之也夫固以是為分內事也至於實至而名生焉則其令聞嘉譽固有煇然溢乎其外而不可揜焉者矣今夫玉在山珠在淵夫固不能曉然自號於人也然而輝山媚川其光粲焉日章而人莫不以為天下之至寶何哉有是緼於中則必有是華於外斯理之固然也賣燕石囊魚目而以眩諸市人曰此玉也此珠也出而觀之斯未有不嗑然笑者名其可以僞為哉故夫無實之名可暫而不可常其實既至則雖

一人不知而天下自有知之者一時不知而後世自有知之者昔者孔孟之德業蓋卓卓乎絶古今矣此其實亦至矣然當時知其聖且賢而名之者無幾也不惟不知其聖且賢而名之而且使之以齟齬窮也而孔孟曾不以是動其心且皇皇焉日亦不足也夫是以其實愈修而其名愈遠後之人實不及於孔孟而求名焉多見其不知量已且夫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揜所不能而飾之謂之誣執塗之人而謂之盜且誣鮮有不艴然為

之怒者誣世盜名而獨且甘心焉何哉此猶竊人之財以爲家其始非不侈焉羡溢一日敗露則向之所蔵去者皆他人物耳尚安得而有之哉故譽大者毀亦大譽小者毀亦小而卒無能善其終始者病在乎無實而已夫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而孟子之告徐子亦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聖賢正憂夫好名者之失之而反之使知務耳然世猶昧焉而汲汲者何也雖然譽望之高下足以驗吾實德之廢修而信向之淺深足以觀

吾學術之進退故君子雖不務人之知然因是以自考焉則所以進乎其實者自不能已矣故夫知有實而忘其名者賢人以上之事也知有名而反求諸實者賢人以下之事也此其愈於暴棄不亦遠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謹論

太上立德論

論曰聖人之道法乎天也何也天者羣物之宗也聖人

者萬民之宗也天道生成變化於穆不已若未嘗有所作為於其間者然而羣物宗之而卒無能出其綱維主宰之中以自外於覆幬之下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天何言哉何則大德不德德也者天之所以為載也聲臭無之而何功與言之足云哉聖人法之故其所以出乎身加乎民始於一時而及於萬世者亦清明純粹廣大淵博而莫非自然之道無為之體是故有無功之施有不言之教天道也觀聖人者亦觀諸天而已然

天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聖人之德亦體事而無不在故能以無功為功以不言為言巍然首出而萬民宗之其俗咸和其治從欲不動而化無為而成德之至也愚嘗觀諸堯矣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夫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當時問之外朝外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帝力何有作息飲食而已矣知識不事順則而已矣是何也天也雖夫子亦無得而稱焉也然猶曰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斯非所

謂無功之功而不言之言也哉昔者舜問於堯曰君王何如堯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猶雲行而雨施噫是可以觀堯之德矣夫子之所以知堯即堯之所以自知者也夫何世變之日趨於下猶江河之日趨於海而聖人者始有所不得已焉矣風氣之所移習染之所積則其汙隆升降斯亦理數之常而帝王之殊要不可謂後儒之過於區别也昔者讀書至徂征之師已不能無恠於德之弗逮而至於昌言以為拜苗格以為勳

於乎曾謂堯之時而有是也肩征而下吾滋隱矣紀法之備浩若江河而播告之修溢於簡冊斯亦章章乎可為民極也當時仰之萬世誦而傳之其功其言非不昭然與德並立於天地之間然而聖人之心斯煩焉甚矣夫浸灌之澤孰與時雨爝火之明孰與日月然而枯槁晦冥之時則夫所以浸灌之施而爝火之用者斯誠有大不得已焉者也不然則懋德之湯豈安為來世之口實而武之所以未盡善者獨無樂乎文王之德之至哉

吾是以知南巢牧野之舉固湯武之不得已於功而降東之誥彜倫之訪又皆有不得已於言者也於乎堯舜其天也湯武而下其猶人歟雖然韓昌黎有言由周公而上其事行由周公而下其說長以吾夫子之聖賢於堯舜乃不能少起東周之衰比功湯武而僅以其言立者何歟噫殆不然矣吾夫子與太極合一與神道並行夫是以道在天地而教化無窮是夫子之德固不世之德而夫子之功固不世之功彼所謂言者

特其可見者耳其亦猶堯之有成功文章已乎夫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吾亦曰唯天為大唯仲尼則之謹論

齊物論

人知物之為物而不知天地亦一大物天地能物我我亦能物天地故以物觀物可也以物觀我可也以物觀天地亦可也然則天地與我皆物也而況於物乎夫惟至人為能立乎形器之外超乎法象之表不梏於耳不

役於目得於神而忘其物斯其能物物也天以運齊其
周行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古今未之前却也致日以春
夏致月於秋冬影長多寒短多暑明之出入魄之死生
為晝夜為晦朔吾未聞來歲異往歲也地莫大於水水
之為物也有匯者流者旋者伏者混者湍者緩者茫無
涯者弱不勝芥者其流一也其沸之搏激也無沸東也
合天地而觀之天地又一也陰陽之所為也天運神道
地載神氣天地皆神故能生我故能生物物與我俱得

天地之神然則我又與物一也物又與物一也且子聞夫堯舜之聖桀跖之惡乎夫人而能為堯舜也桀跖之不為堯舜也習也顔何為而夭命也夫孰謂老彭而壽於回也周公達而吾仲尼窮且戹也葢十一國無煖席焉其不得開明堂制禮樂而為東周也運也惟易地則皆然原憲衣敝履穿不羞於結駟曾子易衣而出而曰晉楚之富吾何慊乎哉壯宮子短褐有狐貉之温菽粟有膏粱之味其瘠也其能自信也又烏乎有智愚得失

也何則貧富時也是故我與人人與我一也夫惟聖人能通之以神胡越之人其俗懸異或累數譯而通焉然而其生同聲也其天本然也而况乎非胡越者耶惟物則亦有然者也靡草之生也其長不踰尺寸其根荄不能任風其萎也不越時焉而欲以較壽於冥靈其然與其未然與吾謂此亦一榮悴也而彼亦一榮悴也鯤之遊於天池運以幾千里彼其視吞舟之魚猶醯雞蠛蠓而况於鯢鰌哉然其自得於水也一也蜩也學鳩也其

不能搏扶揺而上也而奚以笑鵬也非昧於小大之分也其自適亦一也是故得其介者或且為龜龍或且為魚鼈得其毛者或且為麟麑或且為狙猿子又獨不觀夫鵾鷄乎其雛之化也為鵰桑蟲七日而成蜾蠃物化無常皆天地之神也夫子曰一以貫之一者神也惟是故能盡其性亦能盡人物之性聖之事也得天地之神以盡人物之性蓋至吾夫子而後謂之善齊物也後之未至吾夫子一貫之妙而曰齊物齊物云者妄也噫妄

也久矣

灑掃應對是其然論

夫道器一致也本末一理也知乎此者斯可與語學可與語學斯可與語教矣何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其精器其粗道其本器其末也語道而遺器則其道也為虛無語器而遺道則其器也為糟粕為煨燼虛無者往而不返糟粕煨燼者物而不化是故道器相離而本末交喪以是而為學君子弗由也而況於

為教乎君子弗忍也今夫太極之理流行於天地之間雖無往不在然而非茫然無所歸着也葢即夫形器之粗而斯理寓矣故非道無以成器非器無以見道自天下而言則自一物以至萬物皆器也自吾一人而言則自一事以至萬事亦皆器也而道實行乎其中矣故羽毛鱗介不可以為物之細耳目鼻口不可以為形之粗而灑掃應對不可以為事之末也是葢器必有道物必有則事必有理而未必有本故因人以之天即下以求

上此學之方也教之術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不其然乎自聖學不明而異端者流始有生之謂性之說夫以生為性是猶以灑掃應對為道也故先儒辭而闢之曰生非性生之理是性然則灑掃應對非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因其然以求其所以然道遠乎哉而世之溺於高論於靜者又或離形去智為虛無寂滅之說夫離形去智是舍灑掃應對而更求其所謂道語道而遺器者也其為學者之害庸有既乎嗚呼此古今之所以鮮成

材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大抵中人以下多流於愚不肖之不及而不能緣末以求本中人以上又幾於賢智者之過而不免於務本而遺末奚獨一言偎然哉雖然吾於宋之程氏而有取焉葢昔之論其學者以為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而其所以教人者亦不出此則此之所論固不可謂之臆說也噫是有以知道器之一致而本末之一理矣後之有志於學者請以程氏為法

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論

論曰善治者必有以識天下之勢而預為之所天下之勢其安危理亂不能卒易而其幾未嘗不先動焉幾之動也若隱微幽默不可究知而其實著於朝廷昭徹於上下之耳目其初似非智者所能逆覩而及其成也雖愚者猶知憂之其原若未足以妨政敗紀可指摘瑕垢而其禍常至於傾蕩潰裂不復可支持收拾者是孰為之而孰任之也彼其君臣上下恬然熙然誠以為治且

安矣而一二有識之士獨惕然有危亂之憂或昌言以明之坐循其故而不為之所以馴至於不可救者以在於不先戒而已故曰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戒也在易泰之上六城復于隍至否之九五則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聖人亦知夫泰之不可常否而休之者之存乎人也使當泰之上六而以繫桑終焉則復隍之虞亦可無爾矣古之君臣雖至安極治而其心常兢兢焉不能安於民上是故戒之克

艱懼其逸而淫也戒之以朽索之馭圖怨於不見也戒之以慎終惟始懼其自滿而自用也戒之以徹彼桑土懼其民之侮予也夫以數君之明且聖也其民之協和也其治之不疚也而猶若是云者何哉明君有未然之防故幾未動而預為之所庸主反之至於勢已無可奈何而猶不知所以善其後也且夫玩政靡俗有危之徵無危之形財匱民離無亂之迹有亂之萌察其微消其萌危亂遠矣昔者嘗怪七國外戚之於漢夷狄之於晉

其始皆與相安夷然易之不數十年而社稷為虚至廟祀播遷生民無息戈之期此其幾皆有所先動而莫為之所亦猶桓侯抱將死之疰而至於痛覺而後求治之此越人之所畏而却走也向使漢晉之君能逆見其幾而戒之於孽芽微弱之時今雖以安存可耳即賈生劉向之言不足施而江統之論安所售效哉故善醫不療於已病而善治不救於已亂其識慮明而備先具也故曰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吴起以對武侯起誠知言令

夫千金之子欲保其家其心必常朝夕而思之兢憂祗惕遠求過舉而後能庇其族姓以傳子孫况乎以一國之重天下之大顧可以易而忘其戒哉故夫審德正學以遠邪也遏欲慎動以順時也約己恵窮以和衆也勤志敬終以先物也選賢黜佞以明任也容直廣問以盡下也經遠飭紀以察變也夫如是故法立而不犯政成而不易修之朝廷而可以定百辟宜民人推之天下后世而可保宗社利後嗣蓋其所以憂勤祗懼無敢少自

暇逸焉者正所以暇逸之原而善後之術也故早辨而前慮雖有外患弗能危之矣深謀而慎防雖有小人弗能亂之矣抑起之言蓋得之於兵夫兵見可而知難其號令賞罰趍舍進退皆預有定畫故戰勝攻克而人不敢窺者戒之於先也使以怠志疑玩而忘備則其軍乃可襲而虜而猶欲以戰勝克獲其不然必矣嗚呼庸人徇意於目前而兵家制勝於未戰此驕將之所以多債師而佚君之所以鮮理國也善治者亦審其幾而已賈

生嘗有取於夷吾之言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事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予於起之言亦云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論

治天下有二道交廢者亡偏用者亂是故聖王務兼修焉二者何也曰文也曰武也斯二者其為術異其為用悖疑不免於舉一廢一焉者而君子又何以兩重為也噫孰知文所以飾武也武所以衛文也世世亦嘗有舍一

而言治者乎周語有之武不可黷文不可匿黷武無烈匿文不昭故善治者恒蓄武而昭文焉蓄武所以威也昭文所以化也威以張之化以翼之民是以無遠志且無偷心焉三代之興率是道也末世闇於天下之大勢於是有任刑爭而忘德義者固未嘗不因是以徼亂然一於文而武略之弗競焉斯亦何以威天下而消其非望哉夫蓄以懿文德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師以容民畜衆是易道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也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若是則文非武弗昭故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必曰是為逆德為凶器而少安粗治則遂恥以是出口斯其有不階厲而養戎也即今夫虎豹之在山非不蔚然文也無爪牙之利則犬羊能侮之有國而不知武其諸虎豹而無爪牙者耳人之侮之有不萬倍者乎昔者嘗讀周禮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繼文武之後盛治之朝其所經緯

自方位國野之大以及於社稷宗廟朝廷宮寢之規自治教禮政刑事之官以及於參伍敦輔陪臺之役自圭冕輿服之重以及於米鹽酒醢幠𢿱之微莫不秩然有法粲然可觀斯亦可謂文之至焉者矣而司馬所掌以統六師而平邦國者亦曷嘗不備哉有九伐之法有四時之教有軍旅之式有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五禮有軍六卿皆將斯亦可謂能知防矣夫是以成王為令主而周公為賢相乃知文非末德由武而貽武非不祥由文

以濟不然則弗戢固足以自焚而忘備以啟戎要亦未可以為善守邦也夫以雍容禮樂非不優於坐作進退擊刺之為矛鋋戈矢較之簠簋俎豆之器非不若爾殊也然徒煥然飾乎其外而其中弛敗委懦則君子且以為能國乎哉譬之富人之子襲遺業抱千金之資日夜擾擾焉思所以華其居美其服御輿馬以周旋於禮儀制度之間而惡其垣牆弛其扞陬適足以為盜之招耳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夫子之言也夾谷之會微

吾夫子曾且潘於齊矣又安能使之章章而歸侵疆也哉故愚嘗謂有文事而有武備則以魯國用而有餘有文事而無武備則以天下用而不足謹論

民心悅而天意得論

善事天者不求諸天而求諸民不求諸民而求諸己如是而已盖所謂不求諸天者非以天為不足畏也所謂不求諸民者亦非以民為不足恤也民之休戚天之喜怒關焉而人君一身又民之所係以為休戚焉者此其

幾之相通理之相感捷若影響驗若符契固未有外民以求天而可以得天之意者也亦未有外身以求民而可以得民之心者也善事天者亦當知所務矣然世之論者類以為天若是其尊也民若是其卑且賤也君見子於天而民又見子於君者也若是則天之與民固邈然其不相及而人君者固天下一人而已何必區區焉以卑且賤者之悅為哉噫亦弗思之甚也已昔之善論天者吾聞之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

民明畏又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言乎其體之一也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乎其情之通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言乎其愛之至也夫以其體之一情之通愛之至若是而敢以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其為弗克若天亦甚矣古之聖君雖其平居無事之時而其所以恤民以盡事天之誠者亦不敢少自怠焉欽若以分命非以備官也平章協和克之所以事天者誠矣時幾以作歌非以尚詞也好生之德舜之

所以事天者誠矣克謹以明訓非以誣後也利用厚生禹之所以事天者誠矣小心以昭事非以徼福也惠鮮懷保文之所以事天者誠矣蓋其所以為民者民非吾民而天之民也而其所以得天者天非吾天而民之天也當時雖匹夫匹婦之微亦罔不獲自盡此其所以克享天心而唐虞三代之治古今以為不可及耳不然則其所以為欽若為時幾為克謹為昭事者亦不過以崇虚文修常典而無益於天下而堯舜禹文且無以成其

為堯舜禹文矣而又如天何哉而又如民何哉然而天有可畏之幾而無可畏之迹民有可畏之實而無可畏之形其理微其情隱彼昏不知且以天為茫茫然耳民之悅與不悅又何與焉是故有威福自尊晏居高拱而志不逮下以斯民為甚卑賤而慢易之者其名曰褻天有怠荒自安政刑俱廢視民之休戚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而忽焉不加喜戚於心者其名曰棄天有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以自便其一切偏黨反側之私縱欲敗度

之為而使民弗克胥匡以生者其名曰逆天夫天之為
天此君人所恃以自立於天下者也而褻之而棄之而
逆之非惟為天之赤子者流離渙散潰裂四出不復可
以收拾而天心亦甚怒矣而又何以有其人民保其社
稷而享其尊榮也哉大抵君之於民不患其無法制維
持之密而患其無孚契交合之情不患其無綱紀振肅
之功而患其無渾淪完固之勢蓋民心孚則天心亦孚
民志固則天心益固理固然也況夫君之於民其典天

欽也其禮天秩也其討天討也其命天命也而惇之而庸之而命之而討之凡其所行無一不與天合則亦無一不與民合而我即天天即我矣而民又何以庸其說哉信乎善事天者不可不知天之心而尤不可不知民之心也抑吾又有說焉天之立君固以為民而君之有臣又所以共天位食天祿以治天民者也則其安民之責亦均焉而已故君既以恤民之實事其天而臣又以事天之誠事其君兢兢業業上下交修則庶乎民心常

悅而天意常得矣皋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愚敢以是為事天者告

議

黄鍾考議

夫禮樂之行於天地久矣由天作者樂也以地制者禮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故為六律以聲之自黄帝迄夏商周洋洋乎紀法備矣周語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

於十二天之道也六律之中黄鍾為重其猶易之太極歟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黄鍾不能成六律語樂者廢而不繇是舍太極以起易也末之或覩焉周以前尚矣漢承秦后疇人分散獨一制氏能明鏗鏘鼓舞之節乃遂不能尋繹舊故成一家言余滋隱焉然紹而明之亦代見其人在漢司馬遷班固京房鄭康成劉歆魏杜夔晉荀勖阮咸梁武帝沈重隋鄭譯萬寶常唐祖孝孫張文收宋和峴李照阮逸胡瑗司馬光范鎮尤班班

馬遷之說具在律書亦多所牴牾如黄鍾九寸葢以九分為寸也以九分為寸約之當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一又如鍾丑三分之下有二其實位生之法而妄論餘分此皆有不可曉者夫以漢興近古甚遷又世家太史其失尚爾即諸子何足道哉固志與遷相出入其不同者遷之律至甤賔重上生而固則以次下生兹其略也房六十律相生之法學於焦延壽其謂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

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徴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𮁆賓為變徴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庶幾哉其知本矣康成説在禮疏歆當莽朝揔領條奏其法一曰備數二和聲三審度四嘉量五權衡然未有不根本於黄鍾者奚獨遷固然哉夔精妙絶人勗咸足稱神解因律調聲未聞舍法梁隋之間僅得一萬寳常而奪於浮議竟沮焉大抵律有正聲有子聲有五聲有七聲用正聲者遷

固也房也沉重也如康成如繹如孝孫則皆無用子聲者也又如遷之書固之志康成之什禮皆用五聲若房之六十律而重廣之為三百六十律繹與孝孫之八十四調而寶常廣之為百四十四律皆用七聲矣此亦正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雖作用不同然其始於太極則一而已至於累黍之法則黍之員長大小既係於地之肥墝歲有豐儉而縱用横用復多異說於是有更用粟者矣有用禾抄者矣有用蠶絲馬尾者矣又

有欲用人指者矣每一議律輙盈廷焉此豈直君實景仁然哉愚竊以為律以和聲聲以達氣氣和則聲和聲和則樂和故曰樂非聲音之謂也有無聲之樂矣所謂無聲之樂果何物哉求諸吾心而已大禹聲為律身為度史之所記不可誣也抑甞聞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夫亦近取諸身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且古之時律法具存此其音宜皆直廉和柔發散嘽緩而粗厲噍殺已存乎所感之殊若是乎不可專任也今夫鄭衛

之音非不蕩然淫矣夫獨與韶武異律哉故至治之世和氣四達則雖操蕢桴擊土鼓斯亦有至樂焉不然而徒典以后夔審以師曠稱以季札鐘鼓管磬羽籥干戚亦不過為虛器而已又奚暇黄鍾之求也昔者嘗怪司馬氏之作律書也乃不言律而言兵不言用兵而獨於漢文偃兵息民之事切切焉者此其故何也傷和致沴莫毒於兵兵莫慘於志漢文知樂之本矣乃率委之未遑良可惜哉要之和氣無所不在一政未純一民不獲

其所皆兵之類而樂之賊也

重守令議

仕者重内輕外所從來久逺予觀令為守令者一得命或相顧失色若被斥謫然者此何故哉夫今世之出為守若令者其途不一然予嘗觀諸守矣秩大夫食禄四品其大府率統邑數十綿亘幾千里其所奉侍出入赫然若一大國君又嘗觀諸令矣應列星宰百里其大者又或倍地六七擬諸古次小國咸過之昌黎子所謂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者予誠見其然也此猶可以為輕耶今世守令其奏績最者往往擢之藩臬擢之臺諫又或擢之郎署非貪殘大故不道輒不輕黜責多俟淹考或廉謹無他才者亦往往循資致大官若是又不可謂之輕也議者見今世出為守令者或無所顧藉輒疑朝廷待之甚輕殆未然也夫無所顧藉之人豈以官之內外輕重易行哉無所適而可也諸與比郡若縣者見其以不避去遂相覲望竊歎謂

所處地使然又縣統之州若府州若府又統之藩臬又皆有監司焉其所施設或相掣肘至於奔走承望顔色尤不能下意此尤非也孔子為委吏乘田亦罔不供其職而其與上大夫言必誾誾如固上下之體然耳士之所以自重要自有道豈直以是相榮辱哉且自一命而上何非君臣食其禄而任其事期不負吾天子而已内外又奚問焉予又見今世守宰數易才與不才皆不得久於其任而士之輕視州縣者亦每以遷擢久近為榮

辱此又何哉夫人才各有所宜黄霸治郡有能名而不可為宰相龎士元蔣琬皆非百里才然則國家宜擇長於治民者為守令而復使久於其任焉則政定而民安之或增秩賜之金此奚不可者然而人情未必不益輕視州縣也於乎是可怪已官之輕重以其人不以内外不以大小至遲速尤弗論也吾讀漢史列傳見龔黄卓魯蓋章章焉此皆州縣吏耳當時近侍之臣從未央侍承明終身出入天子左右者知幾何人今無得而稱焉

矣故愚嘗疑守令之任朝廷未嘗不重而人多失之自輕今欲更求所以重之吾無説也特明其重以為司民者告焉

防邊議

天下猶一身也以朝廷為心以中國為腹以邊鄙為四肢而必以紀綱為脉以百姓為元氣元氣充而脉不病則心腹安心腹安則雖有四肢之疾而無足憂者其本固也夫茍心腹之間蠱蝕浸淫日以深錮攻之不可藥

之不及則其形色動靜雖不改其常然越人倉公固有望而驚焉者矣故善理身者先腹心善治天下者先朝廷其理不可易也夫自有中國而有夷狄既已久矣然而三代以上其備踈而害淺秦漢以下其備益密而為害益深何哉蓋非無弘議碩畫之臣固守善攻之將也又非無兵食調發之宜綏和制馭之略也而邊境之患日日以甚者三代以上備在内而秦漢以下備在外也夫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後世德既下衰則夷貊起

於左右而羌胡載道矣况其在殊方萬里之外者哉數千百年得失一致大抵禍莫惜於喜功釁莫深於玩冦憂莫甚於内弱昔者武帝之世於漢為盛然不能守文景之恭儉而欲掩迹唐虞立威海内卒襲亡秦之軌焉此喜功之過也唐之治盛於明皇然而沉香之亭梨園之樂方肆志晏安而胡雛間發再致播遷此玩冦之患也宋之神宗治亦善矣然而新法之行卒為大臣所悞使海内蕭條生民疲敝而靖康之禍實由以基此内弱

之弊也使三君能即而反之正其紀綱養其百姓樹本强而保内固雖有夷狄夫何能為辟之人身若蚊虻噆膚手足生疥癬曾何足為一日之戾也夫以内之弗圖而求諸外其備既已疎矣而其所以為外之備者又未善也秦漢而下戎車待游車之裂衣士待陳妾之餘宫室苑囿日侈而屯田荒蕪寵倖之賞賚不知紀極而邊氓有寒餓者如是而欲恃以防邊不可也尺籍伍符動相掣肘文吏守法司農守錢穀使將不得行其便宜士

不樂為之用如是而欲恃以防邊不可也驟遷數代視帥府猶傳舍然故情志不通而兵將不相習如蘇子所謂易器而操之欲恃以防邊不可也承平之時將家子多紈袴膏粱或貪淫殘刻失士卒心而猶欲恃以防邊不可也詩書禮樂之教不行而粗悍蠭暴不明於君臣之義往往至於戕賊主帥擁兵專鎮而乃欲恃以防邊不可也主帥懾於禍變遂姑息以苟安而恩威並廢士卒益驕稍不愜則圜視而起矣欲恃以防邊不可也臨

敵用衆功罪不白敗軍者不必誅而斬首虜者不必賞或數戰而不得一命欲恃以防邊不可也故備諸外者猶得下策備而失其所以為備則無策矣朱子所謂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者信乎萬世邊防之要術也若夫夷狄之出没山川之險易與夫攻守之利害用兵之竒正則有古今異宜而頃刻異變者不可以逆決焉謹議

足食足兵議

嘗謂唐虞三代之初君臣拱手以議天下之事而兵食

常有餘後世遑遑然日夕而圖之而猶病其不足者何也先王之時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出則有伍兩卒旅軍師之役無事則茅蒲襏襫耒耜而田有事則荷戈羸糧而趨行陣其所以為餱糗芻藁之資者即其稼穡倉箱之所入是古之兵食合於一而後世始分而二之也然以食養兵斯亦古今理勢之所必至而今日之所以甚不足者則亦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事求而益之不若去其害變而通之必先順其宜今者食不足則無以養

兵兵不足則無以守國二者其弊正等而實相因顧所以去其害而順其宜者何如耳是故足食之要六而足兵之要四所謂六者何也曰啬用經入禁奢抑末去冗備豫先王自其宫室輿服器用以至於嬪御園游賞賚之費莫不有度啬其用也今得無有稍過其制而末之節者乎古者量入為出以年之上下制國用故歲凶則有徹膳弛兵之典焉經其入也今得無有時詘舉羸而出倍其入者乎先王自君大夫以至於士庶人皆有品

節禁其奢也今得無有富民帝服市兒鼎食而末之禁者乎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敢與齒抑其末也故倡優絀可以卜楚之强絳商韋藩木楗可以觀晉之俗今得無有兼并之徒行販坐賈囊金窖粟專利以病民者乎先王雖寧人浮於食而内無倖位外無游民去其冗也今得無有闒茸盜祿末作耗餽異端蠧業農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十乎古者有百畝之恒産而又有三年之蓄故雖有水旱凶荒而民無菜色備之豫也今得無有

隨取隨用救急目前荒政無素講義倉無宿儲而無可以待不虞者乎六者弗圖而求以足食不可也所謂四者何也曰時練養力備要擇帥夫兵多不精則徒耗大農之入而不可以應敵今必於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法坐作進退擊刺之方以至於旗物號名鼓鐸鐲鐃之節務為簡練而不視為虛文或如周官大司馬四時之教天子再臨以課其實可乎兵之離為六七自宋之孫洙已論其弊何則給戰鬬者兵也游徼者兵也漕輓者

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羸老而坐食者兵也占於將校之驅役者兵也今必槩籍而收之使操備之外不與泛役弓矢戈鋋之餘不手他器得以蓄其氣而專其力可乎夫古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備寡而所制廣者先其要也今或舍近而勤遠卒散而衛分畿輔之重老弱備數要害之地隊伍弛缺請一汰其冗而致其精扼其吭而以為守可乎夫兵猶材也愛養之則滋故古之將莫不視卒如嬰兒愛子今之任閫外者率多豊取刻與浚

士以生故有逃潰死亡之患今必擇人而命之使士皆
得所而樂為之用可乎是四者皆所以足兵也雖然是
皆不過去其害而已非求而益之也不過順其宜而已
非務變而更張也至於得人之說則尤為二者之要而
有不待言者焉謹議

阜財議

唐虞之時其所以制財用者無出入之經無多寡之制
無會計之煩無設官分職之擾宜若不足而上下之用

常裕然有餘自則壤之賦成於夏什一之助行於殷而司徒之官詳於周其田賦則有上中下之等焉其用則有八政而敘則有九功焉其任民而斂之以均用則有九職九賦九貢九式之法焉其官則有大小司徒與其屬焉此皆先王所以裕邦國而豐民人者也後世循之宜無有不足者顧徃徃廢而那縣務為毒斂苛取以至於瘠民而蠹國何也唐虞之君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民亦無一念而非民也方其鼓琴絃歌斯亦怡情和志以

自樂其萬幾之餘間而已而其歌猶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推此則舜之心何心也其精神志意抑亦足以養和而名順矣則夫德惟善政之云禹之所以為告者猶贅詞也後世淫侈辟王念不在民而惟欲之從國已空而費益滋民就窮而斂益急若是則雖取禹貢周官之法而盡布之亦祇足以橐姦而文奢耳況又并其法而蕩然矣乎於乎天之愛民甚矣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非天之意也故夫有志於阜財者當

奈何亦曰以舜之心而行禹貢周官之法度

擬處遼東亂卒議

惟嘉靖乙未春遼陽士卒相與辱主帥困守臣干我國家之紀惟時有位於朝者莫不相為憤疾議所以區處之宜或者謂天下之患多起於因循往者大同之變甫就寧殄殲兹遼卒乃復為爾不大摧艾如苗嫭而髮櫛之不獨民慢其政懼且生戎心其漸不可長又或以為天下之事多因於激激則亂由是生今大同雖已無事

然當再亂之後知負罪國家深重恐恐然惟懼其不終勦也兵興則疑疑則將更有他志是合東北之民而驅之亂耳愚嘗參稽衆議詳求厥中竊以為由前所言得其勢由後所言得其理夫仁義不同用而相資威恩不共術而交濟為今日計謂宜嚴王誅以正其罪誠詔令以解其惑然後擇將帥以安其心夫以天子所使以鎮一方而卒伍乃得加之困辱焉此何以令天下其不可赦明甚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聖王所以待盜賊之

法類如此今名雖為反而未聞其肆然刼府庫掠州縣則其意可知矣要之首亂者不過數十兗人餘亦多一時詿誤不然亦何肯輕以父母妻子所仰賴而遽委之於盜賊也哉故今日誅討之法不可不嚴然宜簡兵蒐乘鼓行而東至則謹戢士卒勿輕動以觀其所應若果縛送首謀開門迎師則遂可釋其餘弗治要不可生事貪功以重為吾民塗炭也所謂誡詔令以解其惑者兵出之始宜遂宣之播告諭以朝廷待士卒甚厚如向者

大同之變誅止首惡卒與惟新乃今得復相休以生相靡以寧不失為良百姓者朝廷之賜其取多矣而弗聞乎如此則既足以掐徠於彼而又足以安反側於此此豈止來山東扶杖之觀而動淄青投戈之顧哉然人情圖邇而忘遠事平之後往往又撫御非人或忽其前日之桀驁則過為嚴促或畏如前日之致亂則安於委靡故又必得人而任之寛之而非縱威之而非苛其才德聞望又素足以服邊人之心而逆折其氣然後可以久

安而無患昔者嘗怪韓魏公鎮陜卒有訴米陳下不中支者公斬其首數十輩而定自今觀之似亦太暴而公行之卒以無事則其所以服之者固有素矣張忠定知益州適亂定之後一日出郊卒忽羣呼萬歳公亦下馬三呼其應變之略雖魏公亦以為不能及故夫有魏公之素而復濟之以忠定之略亦何患乎邊之不安而今或有斯人焉未可知也亦試求之而已故愚特以擇將帥為今日之要云

具茨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具茨文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曹淦階

貝泧文集卷三

明 王立道 撰

傳

郭索傳

郭索䡄人父郭解以俠横行一時睚眦殺人甚衆帝怒族解解有妾瑣姞方娠以賊故屛居外舍然遂不及禍逃之山中露夜奔走歎曰天乎使郭氏有後雖箝我於

市我乃死無憾矣道遇異人為之易易已喜曰是卦內柔而外剛遇后緡歸於有仍之吉其兆字於凶迺濟厥宗𡍼體而黄中利見大人無咎已而生男益深自匿護視良謹數年解客有知其處者亟往物色母子方貧餓拾遺穗田間見客嬰姍却行然不得避也客遂挾與俱歸言於衛將軍將軍曰促見之非我誰為郭氏立孤者衣食之與舍中兒等問名客曰是兒索而獲宜名之索矣將軍唯或曰索蓋其母姓將軍善其存孤名之以示

不忘今莫可考云比壯旦夕待衛將軍雖休沐遇將軍夜燭治軍簿輙望明而出匍伏將事將軍每倚為爪牙間嘗語索曰而父俠也多恵亦多怨今獨以我故他日或將魚肉女奈何女勿輕出出必介索涕泣受教自是歲輙一出嘗以七八月往來江湖間未嘗不介也索短小青黑大類父而精悍過之又性喜鬬小不快意輙盛氣勃怒兩目耽耽唾沫流噴不已諸少年相戒無犯索曰是夫腹中有芒毋自取疾其知索者輙為解曰索無

腸徒外悻悻耳諸少年顧又相率親索呼索為無腸公子然索故俠種又倚衛將軍横甚嘗過吴吴人不為饋食迺率黨類盡蹂其田稻無遺種人言將軍將軍弗信也青舍人蘇姓者建族人索父故相善人或毒索輙居中解索亦畏事蘇如將軍云及後青稍稍失勢門下士多往事去病唯索與任安不肯去青甍以避仇不知所往其子孫亦遂散處江湖間或徙海上其族最著者曰蝤蛑氏彭蜞氏擁劒氏往往不一姓亦時以俠聞

太史公曰解任俠逖睢布衣權動卿相始終藉衛將軍保持之疑亦有過人者然不免赤族遺孤煢煢哀哉解多賊虐於人區區義信不揜其惡天之報施豈不明甚矣然余行關中關中人乃不識有郭氏後豈當時徙者既以族故絶至索復轉徙與

孔方傳

孔方泉人也小字阿堵先祖有功虞夏間佐禹治水以濟民命始封於泉桀紂之季再絶再續周成王時太公

立九府圜法王命泉侯與東伯等乗傳周流天下既反命益地加爵國始大其别子入為王官世守泉府至景王時録其功欲大用之單穆公慮其權重將厚自聚斂絶民用以實王府力諫王王不聽數年民果大困窮歴戰國秦之亂子孫失爵遂散處民間泉獨盛漢高后二年方生方父先以避亂冒孔姓故方亦謂孔方云方性圓轉機變善諧俗輕重必得時海内乂安上下奉法循謹方雖不能以功名自見然自朝廷公卿貴人下至富

民商賈無不欲交驩方者見方輙握手不置無論新故方亦多技能能與物低昂或責以事事立辦雖宮禁官府出入如私家人人卒值患難或甲乙相讐賊方居間輙解四方來求仕者亦多依方方皆為奔走之無不意湍方或舍去輙羈困無所成列侯公卿有求車馬宮室子女諸玩好方往無不得方所至粟帛羨溢材貨坌集遠方珍異山海之藏顧指立具於是衆疑方有秘術能使鬼通神方笑曰方無術也將鬼神亦自喜方耶名公

卿若中屠嘉張釋之賈誼輩亦時時取給於方然終懼為己汙辱遇方落落或以非禮自致輒正色謝絶以是賢豪多不親附方方稍自失又素病體與鄧通新得幸於上相工以通法當餓死上憂之召通謀所以富貴久長於通通叩頭泣曰陛下誠憐臣者使臣得孔方與居臣無患矣方時在蜀上促召貴方使續祖官職為嚴道使奉朝請既拜上屬方曰女廢族也頼通陶鑄女女其無忘通虛心以共通事方頓首謝益晝夜自磨礪盡斂

芒角通所使不復愛身或忌方譖於通曰方多反覆背面各異與方昵者皆齷齪小人然通知方無他益愛任方會文帝崩景帝以齟齬之恨下詔錮方使不得為通用卒餓通以死後七國反又以方族嘗佐助吳因方京師盡收繫方之族至貫索朽絶不得釋方死帝乃憫其非罪稍復其族云

太史公曰鄧通以色幸假符衣褧釋檝櫂被紳紱無秋毫輔益人主負乘致冦其敗宜然而方為之使陋矣然

以方圓轉多通能生死榮辱人人趨之如水走下晚乃不能庇一通卒負帝委託何哉人多尤方余竊謂太子既立固通命卒之時矣方曷能左右通耶即帝未崩太子未立通無餓死相一日疾病先犬馬塡溝壑帝雖以方殉通如通何而懵者猶惜方事通之不終謂方不去通不餓死不知通制命於天耶抑方所制命耶悲夫

記

養知齋記

余嘗讀程氏書至所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者心竊愛之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葢萬有之所涵衆理之所會而庶事之所由以應者皆於此乎在焉此固吾心本然之天而非外假為也古之聖人知無不至其思之所通感之所應沛然而達渙然而釋怡然而順而初無表裡精粗之異焉此其心非獨與夫人異也其知猶夫我也然而聖人盡之而衆人昧焉者何哉今夫水之濕也火之熱也美色之可愛也惡臭之可惡也夫

人而能知之也使夫人之知皆若於水火色臭然則其知亦至矣明於彼而獨暗於此焉何哉聖人之於天下之事之物猶其於水火色臭也知之至也知之至者夫亦由其能養而已且孩提之童猶有不慮而知者今且舉天下貿貿焉冥行於膠擾紛龎之中而終身若坐牆屋豈其心獨不如孩童哉孩童之知純於天而衆人之知蔽於人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聖人之知自孩童而養之者也衆人之知自孩童而賊之者也養

則充賊則壞其所由来漸矣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聖愚之分有不在於此乎然而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衆人則徇欲者也無欲故能無不知寡欲故能自其所知而達之於其所不知徇欲則蔽焉而已然而夫人未必皆聖人則亦未必皆無欲也由寡焉而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於知亦幾矣且人之一心至虛也至明也而亦至不可測也虛故能入明故

能照故心大則百物皆通而心小則百物皆病夫心豈有大小哉欲之所攻則虚者壅明者昏而心斯小矣是其所以不可測也辟若水鑑然其於萬物之形無不受也無不見也然揚泥於水而聚垢於鑑則茫然無覩者失其所本然也故濁澄而後水之用著蔽去而後鑑之體昭欲盡而後心之知澈是故聖人有閑邪之道有克己之功有制事制心之法有勝怠勝欲之戒其所以養之者至備也夫是以理無不窮性無不盡命無不至而

天下之真知於是乎在矣此豈以聞見推測為之也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則聖人所以能通天下之故者正以其無所思為而有以養其寂然不動之體云耳愚既有得於程子之說值某以是名齋遂為書其語以記之

洗心亭記

亭以洗心名何取於水也失古之聖人因靜以觀動因寂以御感因內以制外夫是以神而明之則能通天地

之故達古今之變舉而措之則其德日新其業富有而其道在於萬世斯何也聖人之心猶水也水一萬物之形聖人一萬物之情夫皆以其至明焉耳矣聖人之心至明純乎天也而吾人之心則有不能不雜之於人者故情僞之所染物欲之所湟得失利害之所垢蒙則其虛靈之本然且將汨没於混濁塵滓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何以成其身應天下之務哉此猶挹潢汙酌行潦而鑑之形焉鮮克見矣是非水之本也其蔽然也故君子

欲有以成其身應天下之務者則必善事於心善事於心者無他亦曰以靜觀動以寂御感以内制外如聖人之所以退藏者而已於乎此洗心之亭之所以作也夫攻取煩則湛一之天淆思慮消則一致之理得今當萬感交集衆欲紛拏之時試退而休於此亭則淵然而滙者志之定也泠然而聾者氣之清也瑩然而徹者神之存也於是乎染者畢滌涅者畢潔垢蒙者畢脱而去之而吾心之天澄然湛然而天地萬物之情於是乎可見

矣若是者何也其本復也故江漢之所濯無弗皜皜者矣日日之所新無弗昭昭者矣由是而觀動則動亦靜也由是而御感則感亦寂也由是而制其外則又合内外之道也洗心之義其大矣哉然而世之人於其一物之蔽則必顧而惡之甃焉而不寧而况其身乎而於心之蔽則固安之矣斯孟子之所謂不知量者也夫一物之蔽人必棄之今且蔽其心焉而有不為天地之所棄乎然則心也者或由之為聖人或由之為天地之棄人

是可畏也此亦猶夫河海溝渠異流而同源者盍亦反其本矣故愚因論洗心之義而併書其説以為記云

擬三畏齋記

齋以畏名示敬也三畏云何取諸吾夫子所謂君子有三畏而名之也夫人之心畏則戒戒則善由之玩則怠怠則偷偷則不善之心應之於是有邪辟放恣之為淫佚乖安之志皆生於無所畏而已語曰險徑鮮敗輿夷道多蹶轍何則畏與不畏之間其所應殊也故畏也者

聖人存之以保命賢人服之以補過中人守之以禔身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保命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言補過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所以禔身也葢弗畏入畏雖聖人猶不容於自怠而況其下焉者乎是誠善惡之機而君子小人之所由岐也然而必曰有三畏者何哉三者其大也三畏至而天下之理得矣夫以天命之大也大人之達尊也聖人之言之洋洋而孔彰也天下之可畏者莫先焉然

未有不畏天命而知大人聖言之可畏知大人聖言之可畏而猶肆然以敖天之命者此天下所以無理外之學也雖然約而言之不越乎一敬而已所以無心外之理而君子蓋能敬則無所不畏無所不畏則動無非天動無非天則盡性至命而為大人為聖人皆於我乎在矣又何畏與不畏之可言哉故曰齋以畏名示敬也

擬修濬漕河記

今夫京師天子之都百官之所治也六軍萬民之所萃

也戎夷蠻狄之所四面而會者也禮樂之所宗也聲明
軌物之所出也而其財賦之大莫不仰給於東南太宗
以來蓋已百幾十年於茲矣然海道久廢而財賦之所
自來止於會通一河故說者謂如人身之咽喉然一日
食不下則死亡之禍可數日而知誠善喻也然而近年
以來乃時有壅塞或塗泥不濡脛浮壓若陸河官胥吏
倚視而莫知所為叢檣連艦麇岸數十里不能尺寸先
者此其故何也蓋漕之成本資於黃河河一徙而之他

則其流遂涸一也又或衝蕩激汨之餘淤淀沙積與涘平水乃失道二也然二者其患有久卒而其功有難易乃若今日則固有出於卒而難者此愚之所以皇皇而抱之慮也既而客有道東南来者曰塞河且復矣喜而愕焉疑不能若是亟也既而輸者至兑者亦至商之懋遷者亦至粟儲若山積貨若淵凡公私之需無不至則信乎河之亟復也然而程其功僅如干日程其力又僅如干役得非以易治其難而古之所謂善成事者哉間

誰有事焉者則曰今少司空劉公董之水部某公某公等昆之是為記

孝思堂記

昔者聖王之制禮也必始於親親而尤重於死生之變始於親親所以不忘本也重於死生之變所以順人情而為之節也夫子之於親其深愛本乎天而況於事死之際則其情宜無所不盡其情無所不盡則將有危生滅性之為而不能以自制者矣禮所以順其情而為之

節也是故爲之袒括髪衰麻杖屨絰以節其容爲之擗踊哭泣以節其慟爲之兆域棺槨衣衾牆翣紼旐以節其物爲之含奠禫虞以節其饋祀爲之三日三月小祥大祥以節其時夫以無窮之情而一約之以禮於是乎過之者有所裁而不及者有以勉而至故素冠廢則風人以爲譏援琴而哀仲尼所以善子騫氏之守禮也雖然喪事即遠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夫不仁而求遠其親此倍叛之心而孝子之所弗忍也禮事

死如事生故有居喪不升降於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蓋猶有子道焉則或於其親之既殯也為堂以奉之而朝夕獻而拜之夫亦不忍死其親之意乎此義之微而禮之所與也今夫揖遜盤辟俯仰之容必接於俎豆登明堂入清廟則祇慄肅敬之心惕然生焉何則事有其物故動不失儀物至則感是故未施敬而民敬噫孝子之執親之喪其所以飾物而導哀宜必有道矣夫飾物而導哀則思思則存存則久而不忘久而不忘者孝之本

也歟上舍吴君某字有母之喪而未能即葬於是為堂以奉之而朝夕獻而拜之而或扁之曰孝思而因介侍御舒君于喬以請記于余余嘉吴君之孝能不忍死其親而憂其未能節之以禮也為推聖王所以制禮之意以記之

游宜興二洞日月記

嘉靖辛丑九月十四予侍家君游宜興二洞先朔約唐應德偕往十五日至常州應德以事不果十六日至宜

興十七日買二小舟西行至善權寺寺前松栢皆合抱殿前頗與他處不類古碑不下十數殿前有栢偃池中半空如火焚僧曰此雷火也大十圍許長數丈其枝旁生遂成四小株甚竒古俗傳殿柱有雷篆時偶失記不及觀山有洞三其一小水洞在寺后左方水由洞中流出經石㵎達於河灌田凡數頃遶山行里許乃至一大水洞水從諸山来流入洞中前有方池舊傳可以浮舟令亂石錯布寛廣亦僅數步而已洞右壁有石田數十

區水湍其中其上乃爲乾洞洞中貫一柱若分爲二入數武地漸高左右石皆奇麗是夜還宿寺中雨竟夕十八日雨漸止遂肩輿至張公洞約行三四十里洞口在山上其外塊然積土無可觀者入洞少憩石臺上遂東纍前導攀陟什數百步且休且行由后洞出其中石有名石牀者有名石灶者有名米堆者鹽堆者有名張公驢迹者天然如驢足所印有如人拱者有如纓絡旛蓋者仰觀有石溜出厓間蜿蜒如龍蛇雖刻畫不能肖也

既下山宿道觀中觀甚荒落四周皆荆榛蒙翳牆間有玉泉字遂以名觀余從觀後散步乃見類石柱立草中去石柱有廢殿基其度柱石猶存方數尺蓋常毁於火今所謂觀特其廡屋而已山下亦有石洞壁立水匯其下為方池建亭其上十九日復肩輿至玉女潭其山去張洞七八里許史氏得之盤屈而上徑左右皆大石林立如虎如象如蟠桃不可悉狀未至潭上有洞二俯見潭中名金液玉液下山循長澗行澗中多奇石石梁其

上水聲潺潺從梁下瀉出少憩遂行又五十里始入城未至十里而雨衣皆沾濕同游者劉君寵蔡仲魯也二十二日始抵家往返凡九日云

游西湖日月記

嘉靖辛丑十月四日熊叔易唐應德至自常州將往紹興弔其亡友余久有西湖之約遂附其舟行初五日早至蘇州是夜至吴江初六至嘉興初七至崇德初八至錢塘初九至昭慶寺方丈少憩即戒壇左僧室也時已約

楊汝成祐先至遂同觀大佛寺寺有金身半出地葢鑿山為之俗云即秦王纜船石也拜岳武穆墓祠又於其十六世孫處索觀武穆畫像目長細挾書觀殊不類武將及賜勅一道高宗手書又岳珂誥一道已殘闕唯官資僅存至集慶寺觀宋理宗畫像又一軸微小似令人所圖行樂理宗居前其次度宗最後帝㬎尚幼妃二人其一為閻妃其一不知為誰二內璫夾侍凡為像七畫殊不工然紙甚古遂至下天竺觀三生石坐飛来峯入

飛來洞洞前即靈隱寺冷泉亭在焉洞內外皆鑿石爲諸菩薩天王像返乃宿保叔塔左僧房張子文瀚以余同年茅私獻瓚以余同官皆會飲小閣上與楊凡六人閣名天然圖畫俯瞰湖中每夜憑欄有漁火淵湖點點照映是夜大風微雨無所見惟聞塔四周鈴聲鏦錚竟夕初十日由北山下泛湖至孤山登林和靖放鶴亭亭後即其墓也傍爲四賢祠祀李鄴侯白居易蘇子瞻及和靖凡四像復登舟謁于肅愍墓墓有祠屋若干楹制

甚壯麗晚乃抵藕花居亦一小寺也寺前皆荷池故名是夜宿淨慈寺寺有大樓五間在佛殿左殿亦甚壯麗與靈隱埒殿左復有屋四十八間塑應真像凡五百軀軀皆長大種種異相十一日早飡罷熊君唐君别去渡錢塘楊茅亦各返予獨與張子僦葉舟至眙慶始别是日予獨處方丈戒門者無泄予返頃之陳太守仕賢来寺僧懼不敢隐予不得已與相見十二日予復乗小竹兜入城拉張子登吴山山有十廟僅入伍公城隍二祠

而已城隍祠前望大江後望西湖環帶掩映亦一佳處也左有屋一區為莅任官齋宿之地遂至紫陽菴登蓬萊閣入野鶴亭觀仙人丁野鶴真身有洞名瑞石古洞凡此山石無一不可人意又有真武閣架深崖予與張子同飯於洞中復登輿至雲居寺然紫陽山間有路可徑抵雲居步行甚近未至寺有門匾曰翠濤入門多大松怪石磊落可愛寺依城城上粉堞參差可數因山為之入寺雨甚不可留遂至張子維岳所弔留宿西井寺

寺有鄴侯井故名井員徑七八尺甃以石水深二丈許居民往来行汲或有金魚其中上為石欄可憑而數也十三日予遂還舟舟艤德勝壩恐為好事者所踪跡稍徙去里許以待二君復七日始至至二十四日始抵家云

說

敬義說

夫道一而已矣而有敬義之别者何也曰敬義所以合

外内之道也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徳不孤然則敬義廢徳斯孤矣而何以爲道是故敬不獨成義不虚行體用之謂也昔者堯舜禹湯文武相授一道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湯之所得於三聖者也而敬義之云實昉於此然則易之所謂直内者制心法也所謂方外者制事法也夫人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焉萬事出焉則吉凶悔吝始擾擾焉有百慮而殊塗者矣故内非敬則無以遏其萌外非義則無以貞其動而心

之與事皆無所於制焉於是而有情欲利害之私乖妄淫辟之行則德由以邪而道由以病矣此易書之所為作也然敬言內義言外非二之也敬其體義其用合而言之道也故內之不直則虛靈蔽而外無所主外之不方則物交蔽而內無所守此正內外之所以合一而敬義之所以交相為用者也不然則敬何以能成始成終而義外之說孟子於告子亦可以無深闢矣古之聖人瞬存息養何敬非義出入起居何義非敬發於其心而

措之於事蓋體即敬而用即義耳又何内外之可言哉且詩書所稱於堯舜湯文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日躋曰緝熙敬止斯豈以義爲可略哉盖一敬立而義行乎其中心既制而天下之事盡矣故嘗竊爲之說曰體用合一存乎心内外合一存乎敬敬義合一存乎聖

夜氣說

今夫人之一身莫非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一也故夜旦爲日夜旦蓋天地之氣所以能生生不已而變化既成

萬物者也天地之氣有夜旦人之氣亦有夜旦斯皆動靜之所為也方其動也紛紜雜揉往来交錯羣而為萬有離而為百慮舉天下皆若闤市焉此其氣安得而不耗及其靜也則寂然而已故動極而靜耗極而復晝夜之相交則氣之聚散出入斯其在矣天地且然而况於人乎誠以湛一者氣之本攻取者氣之欲人之心其始莫非仁義也其所得於天者本然也自其耳目之所接情偽之所感利欲之所攻知誘而物化焉其與存者幾

何然其所得於天者要未嘗亡其蔽則然耳至於氣定之時則聞見有所不及思慮有所未嘗客感既除則向之蔽者未始不豁然開也故善養心者乗其暫開之機而復其所本然而其不善養者則一於蔽而日甚矣其所以或為聖賢而或為禽獸者皆由夫人而已而或以為天之降才爾殊者賊夫人之論也誠以氣之生也甚微而其積也有漸其戕之甚易而培之甚難此衆人之所以自滅其天而君子之所以善反其本也欲養心者

求孟子之說而三復焉則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節用愛人說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仁義為人君而不知仁義之道者必有侈肆驕汰之為為人臣而不知仁義之道者必有逢君長惡之罪蓋仁則必義義以成仁二者之相為用久矣何謂仁愛人其大也何謂義節用其本也古之人君親其民也猶赤子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苟有以拂民之情而便其欲其忍之乎夫是以施必取其厚斂必

從其薄事必度其中用必依於禮而民莫不得紓其力養其財以自遂於仰事俯育之間此義之盡也仁之至也故土階茅茨而後堯得以成其如天之仁禹非惡衣卑室則其胼胝而焦勞於外者恐亦無以實惠乎下也故仁君無侈心淫辟多虐政其所由然也而世之諂夫諛臣類以為人主富有天下威福玉食此天之所以奉乎君故窮出萃萬方之有以為一人奉而不可謂之糜在吾之政有以利天下而吾心不忘百姓云耳噫是賊

其君者也用非財不行財非民不可以徒而致也天地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故民之不足者由財之在官也民不足則政無所於善而惠無所於施而猶曰我能愛人愛人其誰與之况夫人君之有侈費者必有侈心侈心一萌則以人從欲而敗度敗禮罔不由之尚安有百姓之念哉昔者漢文欲作露臺而止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使文帝之念不在民計不慮費則臺成而十家之産傾矣傾其産而猶曰我能愛之有是哉有是哉至

於千金萬金則又可知矣故文帝之所以爲仁君者其用財有義而得其本也且愚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故用不節則財不足財不足則人不可得而聚人不可得而聚則位不可得而守矣由是則知節用固所以愛人而愛人實所以愛其國也噫人君之知愛其國者其勿以節用爲餘事哉

弭盜說

乙未歲盜賊竊發湖湘閒守土者懼其滋蔓亟搆捕之

有某城尉獨不行其大吏檄而詰之曰若將與盜從事耶奚直為此泄泄也尉唯唯而退且言曰此吾職也吾且徼功焉然心有不可者若炊湯而加薪使予一人揚之其滄幾何夫盜者非異人殊壤若徼外夷也其敺固然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若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無敢不威令上之所為而民為之乃其所也其又何誅焉夫盜賊之罪死夫人而能知之謂其皆愚無知者謬也然則將故為之與語曰竊鉤者誅

竊國者為諸侯一何不備之甚也夫為其不備而輕犯法斯故也亦有說焉矣國家乂安内外無金革之儆武吏坐食則例以要害付之司游徼焉而其子弟無賴往往與坊市惡少相從翕馳馬於長楸廣陌之間無人之地試一呼而得懷資焉則終身顛寘食且衣之矣父兄知之類不忍舉或利之也其所部更與為耳目予一見喪貲者每叩諸老校輙能得其主名曰是某也某也輙黯然而已此惟河以北山之東尤甚而畿邑之間攖金

於白晝大都之中率又此輩也若是是揭盜之幟而設之藪也於乎此其與徼巡之卒刀筆小吏觸憲而與盜盜者甚不侔矣徼巡之卒刀筆小吏與盜盜者得即寘于理而獨如此輩何哉郡守縣吏天子所使以理一方也古今所謂民之父母也而貪人墨吏乃直逐逐然巧取而陰奪之日出坐而決事退而窖商計其嬴虛焉日朘月削剥膚及體柳宗元所謂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者也或幸而敗則其罪止於黜官彼且甘心以爲是足

相博也其不幸不敗而又因厚資捐其什一以市顯位者何比比然也是顯盜也何以止吾盜此之不恤而又奚求哉故曰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也雖然盜賊者誅之非難已之難耳已之始非難其終難耳是區區者可咄咤解也抑獨有後虞焉人之言曰治世無盜豐世亦無盜是二者亦相大同道之行世謀閉不興而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户不閉抑非無水旱凶荒也其備之有具故其民常豐今者蓄洩之利弛而弗修郡邑上書言水

旱者櫝且盈公車煩於受焉歲茲大祲而司空程作費常以鉅萬計斯皆何所取之哉貧民倒罌搜篋無顆粟一錢之儲而官吏督之弗置因是而轉徙流離者相望也而有司以課最蒙賞其征需又方百出焉夫時詘舉嬴古人所戒今且廣用而欲約取之無是也博取之而欲民之無窮亦無是也民窮而欲其無為盜賊又萬無是也予是以終虞之古之盜賊未嘗不自小羣而為大羣其始以為鼠竊狗偷忽而據州郡亂天下者不少矣

即張敞虞詡之策不足施而龔遂之化奚及用哉此又不可以責之臣也王子聞而善之作弭盜說

師說 代奚世卿作

夫政有休戚教有汙隆君子於是乎辨得失徵理亂焉民德無恒繫上所使古者治出於一故立為彝訓布為紀法導為軌物聲為命令風為俗習曹趨之而無有淫心與其衷行焉其教之所尼政斯釐之政之所逆刑斯坊之上不分民而化民不易己而聽後世長民者不純

於德而政不可勝理也則又置輔而專屬之以教於是乎郡邑有博士官而治始二然黨庠術序意古亦王官耳而以貴以賢以道以治其為長吏師儒雖異其於得民同也漢唐以來官不典著或因地所宜便臣下所建請至我國家崇化導民慮周而制詳於是建學立師達之天下其所郡邑雖海陬嶺徼無十雉之城無百户之聚者悉置之無虚員籍其分職之數與郡邑官等而責亦均已然而資品擢敘比之郡邑稍輕而得之者又不

皆雋碩博雅有宏志遠識欲建事起名葢窮老而需禄者半焉責雖專顓職益以不舉用是教無所於興而政日滋替其手遺經倚講席左右列弟子員以修故事者猶歷數城得一人焉况能真以身爲師敦質行而樹風聲者豈不益僅見也𦕈字楊君之涖教於吾鄉也其行彬彬不越其素其志亹亹不易其官諸弟子既樂於有所考業受道而尤能不忘其先人之訓以日陟降而依懷之其或動於心則肅焉如有在愴焉如不能以終日

抑不可謂懋於孝而克永其思以無忘其親者乎夫文教者孝也孝德之本也非是本不修教斯忘矣孝而不於其身猶空言爾小宛之篇善喻螟蛉焉取其似也又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取其思也今楊君有夙興之思而以導諸生焉雖弗求似其有不似者寡矣抑不可謂能知教之本而不為空言者乎吾蓋知其於政為有助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楊君當必以是大有庸矣予既嘉其能無負於朝廷立師之意也為書其說以

徵之

鴞羹說

五月五日羹鴞以賜百官事載前史說者以為惡鳥故欲食之使無遺育然必以五月之五日則食且有時其種之殄者幾何矣意者以食所宜如仲夏之月其味苦食菽與雞與雛嘗黍之類歟則鴞又非食物之正不登於俎者也且以為義存去惡則百官靜事無刑固是月令也而罰諸鳥焉亦末矣竊謂先王謹於陰陽之際凡

可以助陽而抑陰者無弗力焉是月也雖五陽方盛而一陰已生於下其勢將日長而鴞陰類也羮而食之抑以致抑陰之意耳其必賜之臣下示交戒也易曰童牛之牿又曰豶豕之牙其抑陰之道率若是矣然則羮鴞固童牛豶豕之義與

雜說

人之五官曰耳目口鼻心聖人聰明睿知是五官各舉其職者也故能首出庶物以立德而弘業然雖至愚亦

有不盡癈者耳有所不聞目有所不見心有所不能思蠢然與木石禽獸無異而口未嘗不食何也則其生之所係也天之所以齊聖愚而兼容並育者也故聾瞽狂罔之疾皆不能死人而不食者必死天之道也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何賤乎夫亦以其與木石禽獸者類而世之貪於飲食如王何輩其心似非愚而顧與愚人不相遠何居

具茨文集卷三